

穿越 『我思』的幻象

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

严泽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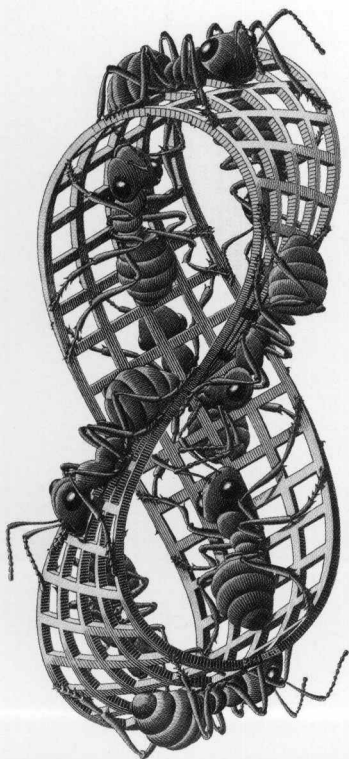


東方出版社

穿越 『我思』 的幻象

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

严泽胜 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益刚

装帧设计：鼎盛怡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 / 严泽胜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7

ISBN 978-7-5060-2845-5

I. 穿... II. 严... III. 拉康, J. (1901~198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7686 号

穿越“我思”的幻象

——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

CHUAN YUE WO SI DE HUAN XIANG

严泽胜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peoplepress.net>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4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5060-2845-5 定价：2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在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界，雅克·拉康无疑是少数几个处于核心位置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早已越出精神分析学界，而广泛达于“人的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哲学、政治学、语言学、文学批评、电影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甚至神学等，给这些学科提供了革命的理论武器。由于拉康的存在，使得人们对诸如自我、主体、主体性、无意识、语言和性别身份等这些关于“人”的问题再也不能抱持过去的“天真”看法了。可以说，拉康的革命性的精神分析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思想的面貌，重绘了当代人的心灵地形图。

西方 20 世纪后半叶的时代精神氛围被人形象地描述为“主体性的黄昏”，这既是由于后现代时代的具体社会经验所致，也是由于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的理论探究所致。如果说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性观念的打击始于 19 世纪末的三位怀疑论大师：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那么 20 世纪的思想家则把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推向纵深层次。并非偶然的是，作为现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源头——笛卡尔主义——之发源地的法国，恰恰又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结构—后结构主义思潮向传统主体性观念发动最猛烈攻击的大本营。在这股解构主体性的潮流中，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拉康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拉康赋予自己的使命是“回归弗洛伊德”，即回到弗洛伊德最初对无意识的发现——人的中心

不再是意识的自我，而是无意识的主体——进而在新的语境中推进弗洛伊德的“革命事业”，揭示无意识主体的真理。

在拉康的全部理论关切中，“主体性”问题始终占据着首要的位置，按德里达的说法，拉康思考的是“主体的真理”。与大多数试图消解和清除关于人类主体之概念的后结构主义者不同，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拉康发现主体性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并且着力探究诸如作为一个主体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主体以及不能成为一个主体（即导致精神病）的原因等问题。可以说，在当代思想大师中，拉康是对主体性概念作了最为精密阐发的一个，因而他的理论对传统主体性观念的颠覆也最具有摧毁力。在拉康那里，“主体性”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他认为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主体，语言是主体建构的场所，但也是主体异化、分裂、去势之场所。拉康说，“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的主体”；“精神分析应该是关于主体栖居于其中的语言的科学。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人是一个被语言捕获并备受其折磨的主体”。拉康通过将语言之维引入主体性的研究，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人文主义的理性自我观；另一方面，他又将语言和无意识联系起来（无意识像语言一样地被结构，或反之亦然，语言像无意识一样地被结构），从而也颠覆了结构语言学的理性语言观。正是拉康打开了后结构主义的“潘多拉盒子”，引发了一系列激进的解构观念，如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福柯的“人的消亡”、巴尔特的“作者之死”、德勒兹、利奥塔等人的“欲望革命”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女性主义对性别身份的颠覆等等，使当代西方人文学理论呈现激烈变革的局面。因此，要了解和研究西方当代学术思想，就不能不了解拉康；而了解他的主体性理论又属其中之关键。本书正是想从这一角度切入对拉康思想的了解和研究，以期能部分探测西方当代人文学术之大

变局的深层原因。由于拉康思想之深奥复杂、文风表述之晦涩怪异乃世所公认，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非本人学力所能胜任。好在西方对拉康的研究已形成所谓的“拉康产业”（Lacan industry），众多出色的研究著作当能部分解决接近拉康思想的困难。本书的写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若能在此基础上体悟出一些研究心得，吾愿足矣。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拉康镜像	(1)
一、个人传奇	(2)
二、“回归弗洛伊德”或回归主体的真理	(15)
第二章 自我的幻象	(32)
一、妄想狂与人格	(33)
二、镜像阶段论	(40)
理论背景	(42)
形象认同与自我的形成	(55)
镜像阶段与时间的辩证法	(63)
对理性自我观的批判	(70)
三、自恋、侵略性与妄想狂的自我	(74)

第三章 主体与象征秩序 (89)

一、结构主义氛围或“语言论”转向 (91)

二、言语与主体的实现 (95)

三、能指理论与主体逻辑 (112)

从符号到能指 (112)

能指的法则:转喻和隐喻 (123)

能指与主体 (132)

四、欲望的辩证法 (145)

需要、要求、欲望 (146)

菲勒斯能指与俄狄浦斯情结 (154)

第四章 文本的策略 (169)

一、《被窃的信》:能指与主体间性的辩证法 (170)

二、《哈姆雷特》:欲望与哀悼 (187)

第五章 精神分析的诱惑 (206)

一、意识形态的幽灵 (207)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 (210)

詹明信:政治无意识的历史视域 (219)

齐泽克:穿越意识形态幻象 (226)

二、欲望的政治学 (233)

德勒兹和加塔里:欲望机器与精神分裂分析 (234)

利奥塔:漂流的欲望哲学 (246)

三、超越菲勒斯	(257)
西苏:对“女性写作”的召唤	(261)
依利加雷:重审性差异	(267)
克里斯蒂娃:符号域的革命	(276)
朱迪·巴特勒:欲望、身体、性别表演	(283)
结语	(297)
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19)

第一章 拉康镜像

时间总是紧盯着，紧盯着那些判决，它毁掉一些人的命运，到来朝又使另一些人显赫高升。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一般认为，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1901—1981）是深刻改变了 20 世纪人文知识面貌的思想大师之一，有人甚至认为，拉康“完全可以说是笛卡尔以来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以及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欧洲最具有创新精神和涉及领域最为广泛的思想家”^①。在其研讨班上，拉康常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格言：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时代之子。这个公式用在拉康本人身上可说是再恰当不过了。拉康生逢激烈动荡的 20 世纪，其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奇诡深奥的思想，无疑是这个政治、思想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铸就的产物；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法国乃至西方现代思想史上，书写了一则肯定会令人长久回味的个人神话。

^① Ellie Ragland-Sullivan, *Jacques Lacan and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analysi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p. ix.

一、个人传奇

拉康 1901 年 4 月 13 日生于巴黎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中上阶层家庭，父母给他取名雅克-玛丽·埃米尔·拉康（Jacques-Marie Émile Lacan）。在他 6 岁时，父母把他送到著名的由耶稣会办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学（Collège Stanislas）就读，一方面为他将来的职业作准备，另一方面也让他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尽管相同的训练使他的弟弟后来成了一名虔诚的本笃会（Benedictine）修道士，但斯坦尼斯拉斯中学却似乎使拉康陷入了信仰危机。15 岁时他迷上了哲学，尤其是斯宾诺莎的著作，这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放弃了天主教信仰而转向了无神论。作为对这一信仰转变的见证，拉康去掉了他的名字的一部分，将雅克-玛丽改为雅克。不过，年轻的拉康并没有抛弃他已经接受的宗教文化，而只是放弃了所有对上帝的信仰。从斯坦尼斯拉斯中学毕业后，拉康决定从事医学，并注册入巴黎医学院学习。

在大学学习期间，放弃了宗教信仰的拉康一方面享受着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一方面则接受长期、严格、正规的传统法国精神病学教育。拉康最初的医学实习是在巴黎的圣-安娜（Saint-Anne）医院，在那里他在加埃唐·盖亨·德·克莱朗博尔（Gaëtan Gatrin de Clérambault）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克莱朗博尔的精神病学研究集中在“精神自动性”的综合症上，他以此来理解那些似乎是从外部强加给病人的精神病谵妄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病人的其他念头和人格特点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可能具有某种器质原因。看起来，正是克莱朗博尔的影响使拉康对犯罪精神病人特别感兴趣。1930 年夏天，拉康到苏黎世作短期研究，在那里他与卡尔·荣格（Carl Jung）一同工作，并且接触了卢

德威·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1932年9月7日，拉康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精神病学博士学位。拉康在其博士论文《论妄想狂精神病及其与人格的关系》中对他的老师克莱朗博尔表示了敬意，因为这篇论文就是直接研究一位表现出“精神自动性”的许多特征的犯罪精神病人的病例，但他也直截了当地反对克莱朗博尔强调器质性解释以及其认为精神病谵妄与病人的其他念头或病人的人格特征实际上无关的基本主张。的确，尽管该论文的取向和风格基本上仍是精神病学的，但显然为拉康自己接受精神分析理论建立的症候与人格的整体关系开辟了道路。

作为圣—安娜医院新任命的主任医生，拉康继续着他在精神病学领域的优异工作。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的思想和职业兴趣几经转变。他从1932年末起接受精神分析训练，一直持续到30年代后期。1934年他参加了巴黎精神分析学协会（SPP），因而成为一名开业的精神分析医生，并由此进入精神分析学界而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IPA）的成员。拉康兴趣广泛，早在1931年就经常参加先锋派艺术团体的活动，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和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等超现实主义者在交往密切，出于友谊常在超现实主义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还发表过一首诗歌。超现实主义者无疑是被拉康对犯罪精神病病人的研究所吸引——他投给超现实主义的评论性刊物《弥诺陶洛斯》（*Le minotaure*）的其中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一宗一对姐妹残忍杀死她们的女主人及其女儿的谋杀案的，此案曾轰动一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几年后，让·热内（Jean Genet）以此为素材写出了剧本《女仆》——而他则显然对超现实主义者的自动写作实验抱有极大的兴趣，当他把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修辞技巧运用于理论写作时，便形成了其独特的理论话语风格。

从1933年到1939年，拉康坚持不断地参加俄裔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开设的一系列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讨班讲座。科耶夫的“黑格尔讲座”在20世纪法国思想史中意义重大，它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整一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完全改变了20世纪法国思想的面貌。可以说，正是科耶夫通过海德格尔而改述的黑格尔思想，奠定了拉康的哲学根基。这期间拉康也到法兰西学院去听心理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的课，瓦隆的儿童心理学尤其是他的“照镜实验”，成为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

1936年，拉康出席在捷克的马里安巴（Marienbad）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镜像阶段”的论文，但刚到10分钟就被大会主席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打断了。这成为拉康进入精神分析学界的一个不愉快的开始。两年后，在瓦隆的举荐下，拉康为《法兰西大百科全书》第八卷撰写了两篇论家庭的长文（《论家庭：情结，家庭心理学的具体因素》、《病理学中的家庭成员的情结》），此卷的主题是“精神生活”，全部由法国最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撰写。这两篇文章于1984年合为《个体形成中的家庭情结》（Les complexes familiaux dans la formation de l'individu）再版。在文中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了简要而精到的评述，并提出了一些自己对家庭在个体成长中的功能的独特看法（如他把人类家庭界定为一个“机构”，强调**结构**的概念，并且运用这种“前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来反驳那些有关个体与家庭之关系的幼稚的发展或因果论的解释），表明他已从其博士论文的精神病学立场完全转到了一种明显的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方向。

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拉康选择

了沉默。从1939年到1945年，拉康没有参加任何公开的学术活动，没有发表任何学术观点。拉康的注意力似乎从公共空间转向了私人空间，他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变故。拉康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34年，妻子玛丽—路易丝·布隆丹（Marie-Louise Blondin）是一位主治医师的大家闺秀，他们生有3个孩子。1939年，拉康爱上了朋友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前妻西尔维娅·巴塔耶（Sylvia Bataille），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演员。当1940年西尔维娅怀孕时，拉康的妻子提出了离婚；1941年，在私生女朱蒂·巴塔耶快要出生时，拉康与妻子正式离婚。12年后，在1953年那个多事之秋，拉康与西尔维娅结婚。拉康的这次婚变给孩子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女儿西碧儿·拉康在1994年出版的《一位父亲：拼图》中，就透露出了女儿对父亲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关于纳粹占领时期的拉康，有一件事也许还特别值得一提。除了继续他的私人精神分析业务和在圣—安娜医院工作外，拉康还致力于学习汉语，为此他把家搬到了与“东方语言学校”仅一街之隔的一套公寓里。20多年后，拉康与华裔学者程抱一一起研读老子的《道德经》，一位2500年前的东方智者的“道说”，在意欲突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拉康的心中，激起了奇异的回响。

纳粹占领期间，精神分析因其“犹太血统”（弗洛伊德是犹太人）而遭到压制，1940年SPP被迫关闭了其培训机构。不过，在战后的法国，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却戏剧性地大增。SPP于1946年重新开始活动，拉康与萨克·纳奇（Sacha Nacht）、丹尼尔·拉加舍（Daniel Lagache）成为三个核心成员。不久，拉康与纳奇的矛盾加深，一方面是在训练非医学专业的候选人员的问题上。纳奇认为精神分析学属于医学，精神分析师必须是医生，因此主张排斥非医学专业的人员；而拉康对此予以反对，认

为这会使精神分析学科狭隘化、平庸化。不过，两人更主要的矛盾则是纳奇反对拉康自己在治疗和分析训练时实行弹性诊疗时间的做法。拉康不愿意遵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可的每次分析时间45—50分钟的标准做法，成为引起人际矛盾从而使SPP分裂的主要原因。1953年6月，担任协会主席才6个月的拉康辞去职务并退出SPP，之后与拉加舍和几个由拉康自己训练的精神分析学者共同组成一个新的协会，取名“法国精神分析学协会(SFP)”。这是法国精神分析学界的第一次分裂。

1953年9月下旬，拉康赴罗马参加第十六届罗曼语系精神分析学家大会，拉康本来是作为SPP主席的身份被邀请的，现在却是以一个新成立的组织的领袖身份与会。9月26日，拉康作了题为《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的报告，他猛烈抨击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现状，摆出了向主流精神分析学挑战的姿态。拉康的矛头所指显然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自我心理学”。有意思的是，“自我心理学”的核心成员之一鲁道夫·洛文斯坦(Rudolph Loewenstein)，正是指导培训过拉康自己的精神分析学家，此人在法国沦陷后到了美国，与黑兹·哈特曼(Heinz Hartmann)、厄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等人一起建立了“自我心理学”。他们强调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的作用，试图将发展心理学关于自我功能如何应对外部和内部(本能)刺激的某些观点引入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家追随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把精神分析治疗的主要目标看作是为了加强防御种种刺激自我机制。在这种理论中，弗洛伊德发现的无意识的重要性被贬低了，它坚持精神分析理论的所谓的科学性，意欲从其适应环境的角度来思考自我。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这种观点当然嗤之以鼻。早在“镜像阶段”一文中，拉康就已指出，所谓“自我”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虚幻的身

份认同，只会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目标的障碍。在拉康看来，以自我心理学为主导的国际主流精神分析学，严重歪曲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真义，冲淡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革命性，将精神分析学引向了一个庸俗化的方向。为此，拉康在报告中呼吁要“回归弗洛伊德”，回到弗洛伊德早期所揭示的有关语言和无意识之关系的天才洞见，精神分析学应超越心理主义的褊狭视域，建立起与结构人类学、结构语言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连接的桥梁。这样做的目标只有一个：揭示主体的真理。

拉康从罗马回来后，于1953年11月在圣—安娜医院正式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教学研讨班，此研讨班每周一次，面向公众开放。拉康开设研讨班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重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清除种种歪曲、遮蔽着弗洛伊德学说真义的流俗庸见，恢复精神分析学原初的革命性意义。就像当年科耶夫的“黑格尔讲座”一样，拉康的研讨班亦成为巴黎思想生活的中心。通过邀请自己在学术界成就杰出的朋友——包括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和让·依波利特（Jean Hyppolite）等——参加研讨班，拉康把自己的讲堂变成了一个先锋理论的实验室。拉康的教学活动的效应可以最明显地从精神分析理论对战后法国思想的惊人影响和公众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趣戏剧性地大增当中见出。关于当年拉康研讨班讲演的盛况，美国的拉康研究者施奈德曼（Stuart Schneiderman）这样记述道：“（拉康的）‘研讨班讲演’是一件大事，在任何的一次研讨班上，在会场内开动的录音机数量，比出席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或罗兰·巴尔特的研讨班的听众人数还要多。每次听拉康演讲的人大约有800之数，挤在一个只能够容纳650人的会场内。拉康的演讲是充满舞台风范的，举手投足，从容自

若，而且直接面向观众，令每个人都产生他好像是同你单独谈话那样的感觉。他的演讲内容，经常是抽象和隐晦的，但是，聆听大师的亲口演讲，又会令人产生一种有幸参与了一项重要的、具有刺激性的文化事件的感觉。”^①

不过，要理解拉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思想界的影响，必须注意这一事实：他的著作当时几乎都没有印行。因此，正像科耶夫的情况那样，拉康的研讨班讲演也是通过影响其他思想家的著作而进入巴黎的思想生活的。事实上，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代的每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都从拉康那里受益匪浅。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和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和雅克·德里达，以及小说家兼批评家菲利普·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等人，都既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拉康研讨班，也卷入过由拉康的讲课所引发的一般性争论。50 年代拉康自己的书面作品非常少，一般都发表在一些比较偏僻的专业性刊物上，大多是对他自己较早时作的口头演讲的浓缩重写。1956 年，SFP 出版了第一期自己的刊物：《精神分析学杂志》；这一期基本上是拉康专号，主要登载了《言语和语言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功能和范围》这篇长文，以及拉康自己翻译的一篇海德格尔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重要文章。

在拉康正日渐成为法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的同时，他的组织却在为争取国际精神分析学协会（IPA）的承认而斗争。在 1955 年被由安娜·弗洛伊德和美国自我心理学家黑兹·哈特曼把持的一个委员会否决了会员资格之后，SFP 于 1959 年 6 月再次申请会员资格。两年后，另一个委员会建议，如果 SFP 能

^① Stuart Schneiderman, *Jacques Lacan: The Death of an Intellectual Hero*,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9—30.